道德玄經原旨

道德玄經原旨序

老易無二道易有太極聖經存而勿論易首乾坤後天之道也效天法地故儒道與天地同功太易者未見氣道家以爲大道之祖無名天地之始先天之道也道法自然故老聖得歸無之妙噫道德一經盡之矣余惟至道不煩故嘗寓諸圖賛而不敢盡一日内姪簡成性至自杭見謂比識南谷杜先生其論多與圖賛合因得所著原旨視余每歎世未有與論此事者一讀莫逆于心其曰玄之似無

而有又玄似有而無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
然之天隱然長存曰太極中虛谷神在焉谷
虛善應者心神靜故靈者性曰太極乃物初
渾淪之太一無極乃太極未形之太虛曰道
之爲物十其一則太極皆至論也閉門造車

出戶合轍信矣其有人乃若此經上下古今
之故頓見五千言間則又爲之推闡明備益
信其非空言老君道邈太初之先神游浩古
之上身歷有周之末天下之變何所不閱用
垂訓爲千萬世則是何仁義之說世或病之

而未之惡也大抵道德以無極太極言仁義禮智信以陰陽五行言所謂天地聖人芻狗民物是爲不仁與六經言仁無異旨有如上德上仁失道失德絕仁絕智等論此則皇而帝帝而王道有升降而伯氏假仁竊義僭禮鑿於智者所爲耳原旨實契乎斯義且謂爲民司命不知有仁之生禮之長義之成惟智藏是尚是歲不春夏秋而常冬也旨哉嗟乎天道之流行世道之推移往而不返者勢也變而通之存乎人斯經所以作其日其精甚

眞其中有信五常之信五行之土先天無極太極之道萬變不能易所謂誠也成性行因攄經之要旨書卷末歸之大德乙巳上元西谷道人黎立武書

道德八十一章註者三千餘家南谷著原旨

首曰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又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大綱大領開卷甚明是經之在人間世舒之彌六合卷之入微塵中固不可局一方原旨能識其大者則小者不能違也吾聞南谷嘗陪洞明入對懷其耿

耿者而未及吐是書之作殆其素蘊不得陳於當年遂欲託之後世得之者當不止漢文之治也南谷亦奇矣哉大德乙巳小雪嗣天師張與材序

倡叐塵坱中會次憤憒對俗人譚益不樂南谷杜君扁舟過余論議超然有以開余意相與登道場雲峯宿焉夜參半篝燈出所爲老子原旨示余不寐幾徹曉杜君博極羣書不但發明其宗旨而已於其章曰是堯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之事也其說以

爲老聃爲柱下史所職者史而百篇之書亦史也故以書求之余驚異焉自司馬子長以老韓同傳千載不滿河上公註老子頗及吐納導引之類其後孫登陶弘景松靈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張君相輩亦皆註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輔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其解老子則初不及易至蘇子由直以是謂襲明爲釋氏之傳燈老子亦豈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以帝王之書参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蒙昧出幽深明向正大氣象頓

殊豈不甚踶或者曰此蓋爲原道解也嗚呼
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術久裂人
各私其私乎競立門戶甚至保殘護缺以相非
詆莫肯曠能舍己求爲眞是之歸杜君雖自
號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經是從惟
正是宗務使天下後世無所置疑於其師之
說其用心蓋若此可謂弘也矣豈固與原道
異哉余固陋於原旨未深究姑論其大意云
爾甲午穀雨陵陽牟巘書

爲老氏學者率右老而左儒列莊二子務尊

其師至詆訾堯舜孔子用以相形故儒者指爲異教孔老之學遂岐而二然老教非果與儒戾也彼其爲道超有以用無集虛以代實直欲易聖智仁義以素樸世儒往往駭於絕棄之言夫豈知其矯也而非真歟故善用其意則西漢以清靜治不善循其迹則西晉以清虛亡豈必弛縱繩墨異吾所謂道哉南谷杜君之爲是學也不以道家訛訓老氏書獨援儒以明之章研句析而前後相蒙不喜爲破碎引類比義悉舉五三帝王孔孟之道傳

諸其說如五色隨物賦采而調適以爲絢也如五音清濁高下之相諧而繹如成樂也如三十輻一轂殊塗東西行而卒合轍也吾見其若一而已夫老教欲復結繩之治則羲農邃古之事也其谷神之論祖黃帝其尚無爲類舜貴不伐不矜類禹諸微言眇旨與六經合者不可一二舉觀於衆甫之會謂孔老不爲一家吾不信也杜君以上士聞道由徼而妙合異而同太史公所謂道家精神專一采儒之善者非邪始余弱冠官吳興嘗泛苕溪

今老矣一日君往記介余友示以所爲原旨之書余雖不盡究其義竊歎君之貫穿融液可謂勤且博矣覽者當自詳之粤遺民徐天祐斯萬父書于一初山房

余愛太史公記西都孝文時人民樂業年六七十翁嬉戲如小兒太平盛際猶可想見豈非學黃老師清淨致然哉漢固不足徵也老氏之書大要言無爲不爭此隆古帝王之事雖湯武猶難之當周之衰紫氣度關而西也感慨時變述五千言而後行其辭隱其旨深

其望於富世也厚書旣傳非無宗尚其學者刑名隱刻之術神仙玄遠之說不能相發而返以相病況註者以百數又不皆究其著經之本意南谷杜君原旨最後出乃斷之曰是吾師探古史而作以述羲軒堯舜之道者也蓋老氏職藏室史舊聞未遠垂衣結繩之治粲然在目文莫信於史以古史徵之而使人易信嘗自今杜君始班固論道家淸虛自守合於堯之讓視君畧焉抑固之志九流析儒與道道原於天聖聖之所授受夫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而專以是名家果老氏意耶向令用其說粹然壹返乎古孔氏之道亦將有助矣君出儒家從老氏學能不私所主而折衷二者之間賢哉余雖愚昧未究厥旨異時計籌山中分白雲半席地質疑辨惑當有得於言語文字之外者山陰王易簡理得父書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原旨曰天羣物之祖道天之祖天不言道何可言可言非道歟曰不可道不可名自然之天常而不變先天也可道可名生物之天變而不常後天也于以見天地始萬

物母徼妙有無又玄衆妙包括大造化之
元殆無餘矣觀常無之妙則見無名之始
觀無名之始則見無極太極也觀常有之
徼則見有名之母觀有名之母則見兩儀
萬物也此兩者本同乎始出於母而異其
名兩之又兩之則見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後五 六

也生物之天由此大著自然之天隱然長
存形〻而上形而下天此道吾此道不言之
言無〻名之名已不勝衆矣假多言哉天不
言聖一人亦欲無言惜哉高言不止於衆人

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是以聖人不言終不容於不言當時玄聖西遊關令尹喜知其大道將隱强爲著書不得已而言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關尹子曰道不可道不可道即道正爲此道解也天地定位其間二氣復合爲一是謂沖和沖和具太極之體爲生化之根三才立而人道興焉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毋惟人萬物之靈自常無以上言天道以下言人道人能體天道而修人道未有不入聖人之域

者也陰符經曰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常無先天也觀妙則見固有之吾在常有
後天也觀徼則見不亡之吾在原其始則
無形而生有形要其終則有形而歸無形
觀諸日用常行事物之去來吾心之動靜

曾不外乎此道也此兩者同出一道而異
其名同同此道也玄一而二二而一也玄
之似無而有又玄似有而無衆妙萬物也
門有出入之義萬物出於機而入於機身
具天地心具太極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

於戲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觀天地之朝霏暮靄變化靡常而太虛自若則知聖人日應萬機其心寂然而天性自若也吾嘗曰天地大吾身吾身小天地若堯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可謂有道聖人也已

經曰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故有無之相生難易之相成長短之相形高下之相傾聲音之相和前後之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不

居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原旨曰道獨立不偶一有對待則物也物形物美惡善否生焉若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堯有大善而不知則亦何惡何不善之有一有自矜自伐欲人知已之心則美反爲惡善斯不善矣況欲天下皆知乎古人有善惟恐人知今人有善恐人不知薄亦甚矣玄經之旨本爲君上告君上天下之師長也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噫非影動形形動影也非

谷動聲聲動谷也可不慎諸故有無難易
長短高下聲音前後斯六者相生相成相
形相傾相和相隨皆有對待理所必然是
以聖人事處無為教行不言無為非不為
也行其所無事也不言非不言也無法令
告戒之煩也任民物之自作自生自為而
不辭不有不恃所以能成生物之功功成
復不自居其功是以功不我去一或不然
功其去矣經凡稱聖人者自玄古之君至
堯而止舜而下則稱王稱公侯稱善人君

○予大丈夫德有隆殺義存褒貶學者當具古人眼目向周季以前觀之

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矣

原旨曰老聖作玄經所以明皇道帝德也天下之大事物之衆可有於天下不可有於我上之人一一以我之賢於人者自尚貨

之難得者自貴心之可欲者自見則下之人亦將以是三者爲心必爭必盜必亂惟其我之不欲故雖賞之不竊也是以聖人之治天下也必先虛吾之心不爲事實吾之腹不使邪入弱吾之志不與物競強吾之骨不以力敵常使民無越分之知僭上之欲雖有智如龍伯大人六鼇可釣不敢有一毫越分僭上之爲惡有所謂亂臣賊子者哉夫玄古之君天下也爲無所爲故無所不治矣

經曰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原旨曰官天地府萬物者心也心者道之樞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惟其沖虛妙用淵靜有容故能包裹六極不見其盈知周萬物不離其宗一眹此道爲物所奪則茅塞之矣當應事接物之頃必先正其在我者則彼者自不能亂微覺紛銳撓中便當挫解淨盡自然可以和同光塵相

安無事夫如是則吾之沖虛妙用靈明洞徹潛吾方寸湛兮若存矣以爲吾則不知爲誰氏之子以爲非吾則又象我神帝之先者在焉自非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者孰能知此

經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原旨曰天職司覆地職司載聖職司教化俾萬物百姓各遂其生成而不以爲仁仁

其至美不以為仁故無責報之心況之芻狗故無棄物之意譬如國家之祭享束芻為狗以眞神明方其祭也雖芻狗之微必設及其已陳雖文繡之貴必撤曾何以貴賤二吾之心哉理當而已矧萬物百姓天

地賴之以成覆載之德聖人賴之以成教化之功待之當何如耶觀乎天地之間如橐籥然虛而有容故能不屈動不失中故能愈出夫天籟之吹萬不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聖人之於百姓亦

然一或舉事多言教令煩數數則窮矣當視天地橐籥虛心體道允執厥中此堯之所以恭默無爲一視同仁而天下治也

經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原旨曰谷神太極也太極中虛谷神在焉天此谷神人此谷神其爲谷也玄同陰陽包涵造化神則妙萬物而爲言也惟其不死故能生化無窮玄牝陰陽也門則乾坤其易之門根則萬化之所由生綿綿若存

今古不息也用之不勤出乎自然也此承上章槖籥天地餘旨發明吾心太極吾身天地之道與造化者同流而未嘗生未嘗死也蓋谷虛善應以況吾心神靜故靈以喻吾性觀寂然之中而有感通之妙乃見不死然神非氣不生氣非神不靈言神則氣在焉神氣混融乃見玄牝玄根于天有父之德神之元也牝根于地有母之德氣之元也玄牝吾身之天地乎門則神氣朝元交往之所若有乎入入出出而莫見其

門吾身之闔闢可見根則神氣歸元混融之地若有乎生生化化而莫見其根吾身之太極可見觀若存於綿綿之中而有不勤之用以知老聖由商歷周九百餘歲當時修道養壽之要盡於此矣列子中亦有

此章然不言出於老子而言黃帝書曰則知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稱用兵有言是皆明露中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比焉

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經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原旨曰天之長地之久蔑以加矣然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何道而致哉天地之心與物爲一能生生而不以自生爲生故物無害者乃得長生如此是以聖人觀道執行而無一毫有己之私惟知先天下而後吾身內此道而外吾身然則後之而

不免先者人推之也外之而不免存者物無傷也身乃吾之至親而以之自後自外本無私焉後之外之而自先自存私自成矣是豈聖人有心於私耶以其無私故能成其私爾私己也聖人官天地府萬物未嘗獨私其生惟不自生故生意長在

[illegible]五 十二

經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原旨曰上善至善也水性至善上善之人其性謙下有水之德禹作司空當是時也已得水性之善故能盡水之性而成平水之功由上善而優入聖人之域此無他行其所無事而已孟氏言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蓋有由也水利物不爭處衆所惡故近於道水之善衆矣經舉其七餘可類推安其所處居善地也澄鑑不撓心善淵也澤物無私與善仁也潤下不易言善信也柔以勝强政善治也載重浮輕事善能

也消長不失動善時也人能師水之德處已以善與物無爭則亦何尤之有舜禹授受之際是宜拳拳以不矜不伐莫與爭能爭功者惟禹賢也

經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原旨曰謙益滿損剛折柔存天理之必至故知盈貴自抑銳當亟挫明哲保身之道也使持盈而不知戒揣銳而不善藏器滿

○必傾鋒利則折其不可長保明矣金玉滿○堂誰其能守富貴驕人自遺其咎世之據高位佩重印驕奢淫佚莫知止足一旦鼎折餗覆莫保要領俱不得正命曾不如箕山一瓢五湖一舟之爲得也乃知功不在大知止者成名不在高知足者遂世之趣出利網脫去名韁身退急流自全天道者幾何人哉功成身退天之道惟堯舜得之

經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

爲乎天門開闔能爲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原旨曰知脩身然後知治國身猶國也百骸猶衆民也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人之生也身載營魄合而一之抱之能無離乎不離則一矣氣爲百骸之主専養致柔能如嬰兒乎如嬰兒則柔矣玄不可覽滌除所見能無疵乎無疵則玄矣愛民治國貴保以安能無爲乎無爲則安矣天門開闔

貴守以靜能為雌乎雌則靜矣明白四達貴無所窒能無知乎無知則不窒夫人能體此六能脩身治國生之以道畜之以德物我各遂其自然生之為之長之而不有不恃不宰此陶唐氏之民所以不識不知帝力何有是之謂玄德

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

原旨曰聖人觀象制器利用天下蓋有取

爲動圓靜方天地之象其中空虛天地之用氣而日月星辰形而山川草木有在無中無在有中無不容也車中作三十輻共一轂輪圓象天輿方象地車之有也其中空虛車之無也當其無中有車之用觀其轂虛能轉輿空能載則知有形爲無形之利無形爲有形之用妙在其中矣經言車輻轂不言輪輿軾轍者言車則全體在焉埏埴爲器鑿戸牖爲室其道亦然道言有無易言動靜一也明道之無則見易之靜

明易之動則見道之有有無之義動靜之

機大矣哉

經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原旨曰聖人在上為民師表天下取法焉上之所好下必從之猶風雲之於龍虎水火之於濕燥不待召而應也故凡虛華不實害於民生者去而弗取知五色炫燿盲人之目則不事華飾而守純素知五音聾

雜聾人之耳則不事淫哇而守靜默知五味肥醲爽人之口則不事珍羞而守淡泊知田獵馳騁狂人之心則不事般遊而守安常知貴貨難得妨人之行則不事世寶而守天爵是五者皆目前之侈靡蕩搖真性無益民生非實腹固本悠久之道也是以聖人爲腹之實不爲目之華故去彼取此而躬行儉約爲民之勸將使天下自化人各自足無外好之奪天下治矣

○經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寵爲

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
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
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若可寄
天下愛以身爲天下若可託天下

原旨曰聖人貴身以道衆人貴身以名大
有徑庭矣貴身以道無爲也貴身以名無
不爲已寵辱若驚有寵斯有辱可不驚乎
貴大患若身貴身貴名其患均矣何謂寵
辱寵爲下名斯可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
患得患失兩若可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

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有身著物也著物則不免於名累無身忘物也忘物則名累脫矣此蓋爲衆人貴身以名者言也聖人貴身以道何患之有知名不足貴則見身貴知身不足貴則見道貴見道貴則吾何患爲韓魏爭地子華子說昭僖侯以廢兩臂而與天下僖侯不諾是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道更重於身矣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必能以貴身爲天下貴若可任天下之寄以愛身爲天下愛若

○可任天下之託貴言其位愛言其德貴位○故可寄愛德故可託然知位可去德不可去則寵辱者輕吾何患焉

經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原旨曰人不可以不知道道不可以不知

古古必有始始必有物焉天下之 物衆矣
何物非道何道非物不可得而名 也求之
以視以聽以搏夷而不可見希而不可聞
微而不可得則又詰之以言而不可致故
復混而爲一觀其上而不皦觀其下而不
昧繩繩兮不可以名名則又復歸 於無物

數五 十七

也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惚惚恍恍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于以見無 物非道
無道非物道之爲道也如此人能 執此古
始妙無之道以御今之妙有之形 不惟獨

善吾身亦可以紀綱天下同歸於道孰肯物爲事哉

經曰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强爲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氷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原旨曰古之善爲士者抱道安常隱德自修與世波流不自滿假自得微妙玄通之

理衆人固不識也夫惟不可識故強爲之容如下文七若皆中立不倚和而不流之義豫兮若冬涉川不躁進也猶兮若畏四隣不妄動也儼若客不放肆也渙若氷將釋無凝滯也敦兮其若樸不雕琢也曠兮其若谷無窒碍也渾兮其若濁無矯暴也孰能濁以靜之徐清哉孰能安以動之徐生哉人道之治亂安危猶天道之盈虛消息動極則靜靜極則動使屈原而知此道則忠而不必沈伯夷而知此道則清而不

必餓故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無必遂己之心惟無必遂己之心故能弊不新成言守常無大變易也老聖歷商周二代三度散關四入史館優游九百餘年而晚適流沙莫知所終所以爲善也

經曰致虚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歿身不殆

原旨曰萬物之先有天地天地之先有太極太極之先至虛至靜有一未形者在此其爲天地之根也然不曰致太極而曰致虛極者虛極即無極也當虛極靜篤之初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則天地之心見矣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由此觀之則吾之歸于根復于命者可以知其常明也不知常妄作凶去道遠矣知常容靜而虛也容乃公虛而大也公乃王大而天下歸往也

王乃天人法天也天乃道天法道也道乃久道法自然也歿身不殆則吾之太極之先有一至虛至靜未形者在其不殆也明矣

經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原旨曰太古之世巢居穴處無賦歛征役之爲無禮樂刑法之事無典謨訓誥之言下知上之有君上知下之有民熈熈自然

無爲而已其次三皇既作一畫既陳書契罔罟耒耜舟車以教天下天下始有爲矣民蒙其利天下親之其次五帝作而禮樂法度興焉民獲其安天下譽之其次啓攻有扈湯放桀武王伐紂干戈斯張天下畏之其次昭王南征夷王下堂平王東遷請隧問鼎天下侮之此無他上之人信有不足於下下之人信有不及於上矣如唐堯之治不識不知而民無能名者尚何言之可貴禮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

○

立言弗獲已也噫由太古至於五伯觀夫
下知有之親譽畏侮凡數言而不言一古
人名字包括幾千百世隱然可推可謂玄
也已矣吾是以知為無名古史也關子亦
云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經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
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原旨曰三皇出而大道廢（廢朴散之始也）五常作
而有仁義三王興而智慧出五伯起而有
太偽此承前章餘旨發明皇道帝德王伯

智僞世德下衰益降益薄而忠孝所由彰也豈非天運流行有不容不爾者乎噫玄古以下吾不得而考也如陶唐之世比屋可封孰為忠臣孰為孝子者哉由大舜不幸而有瞽叟之父傲象之弟觀其浚井完廪象曰以殺舜為事然舜之心終必瞽叟底豫而後慊惟其有頑父傲弟之難處所以見大舜之孝慈也非桀殘虐則龍逄不殺非紂淫亂則比干不以諫死何以見諸臣之忠乎故親和則孝之名隱而孝未嘗

不在也世治則忠之名晦而忠未嘗不在也嗚呼忠孝彰彰於天下則仁義失而詐僞起其去皇風益遠矣

經曰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原旨曰聖智仁義天下之大本也其可絕棄乎此蓋承上章餘旨發明民利孝慈盜賊之所由生使知文華可削素樸可復凡假聖智以驚愚俗假仁義以舞干戈假巧

利以啓盜賊者則絶而棄之使民安其居地利百倍家足其用民復孝慈盜賊何有哉蓋三代之季世道不古原其所謂聖知仁義巧利之心者不過竊稱先王之法言飾辭以欺當世如田恒弑其君而有齊國非盜而何故曰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者當上推帝皇思復古道外見純素內包淳樸正己于上以勸其下借曰不能無私無欲庶幾少私寡欲不爲盜賊之行矣民利既足孝慈可復也

經曰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怕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

原旨曰聖人之道自得之學也世俗之道外得之學也聖人不務外得故曰絕學無

憂然則唯阿善惡相去知幾何哉人之所畏指後之衆人俗人者而言也故不可不畏衆人俗人熙熙有餘昭昭察察皆有以爲矣何尚荒兮其未央哉享太牢登春臺外得可知也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

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我獨若昏我獨悶悶忽兮若海寂兮似無所止而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于母母道也求在我者也豈非自得者乎得其自得則不務

外得俗學可絕吾無憂矣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一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　　彼六

教門高士當塗杜道堅註

經曰孔德之容唯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眞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原旨曰孔大也德得也得於吾心之謂德容量也吾有大德宇量斯寬惟道是從靡不容也衆甫可閱矣然則道之爲物何如

也哉唯恍唯惚而已惚兮恍其中有象似無而有也恍兮惚其中有物似有而無也窈兮冥其中有精得於吾心者也其精甚眞吾所固有也其中有信誠其在我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由先天先地自古固存所謂强名之曰道者今猶古也衆甫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以此而閱備於我矣然則吾何以知衆甫之然哉以吾心之所自得者而觀之此可知也

經曰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

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原旨曰曲能有誠誠則全矣聖人所以抱一爲天下式者誠也誠能自守其枉久將自直自守其窪久將自盈自守其敝久將自新自守其少久將自得一或不誠以多爲得則惑也惑則不得也是以聖人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

矜故長夫惟能守前之六則後之四不而不與物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吾能抱我之一者而爲天下式則誠全而歸之

經曰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得之信不足有不信

原旨曰希言自然不言之言無爲之爲至

誠無息之道也一以言爲爲心則信不足有不信誠斯息矣此章承上章誠全餘旨發明道之得失在乎誠不誠之分誠則得不誠則失也飄風驟雨傷及萬物必致僵仆曾不能終一朝夕自不能容非至誠之道也然則孰爲此者哉天地也天地之有飄風驟雨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國家之有苛政虐令傷及百姓必致困窮亦將有所不能自容豈至誠之道也哉誠則不爲苛虐矣故天下之從事於道者惟上之從

上從道者下同於道上從德者下同於德
上從失者下同於失以是同於道者道亦
得之同於德者德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
得之信不足有不信可不審諸觀中庸曲
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

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自曲誠
六變而後化固不易也君子之居祿位握
政令而化天下至誠之道其可息乎
經曰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
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

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原旨曰跂者不立宦途之於世路若不相及而未嘗不相及也人馳騖功名一有躁進之心便隨望道不可見之域由身處低下物置高遠心欲急得跂仰而求不惟物不可致而足亦不能自立也跨者不行欲速進而大跨未有能行者矣蓋由心不知道物欲所牽過望功名曾不知分彼心必有不容自已之惑不顛蹶不已也豈不大可哀耶故曰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

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六者之在道也譬猶殘餘之食贅疣之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經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原旨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天地之先無

物也而曰有物混成是何物耶天地之先有五太列子止言太易太初太始太素而不言太極又言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渾淪而未相離也非太極乎夫列子得之發明及此是知有物

混成非物也指萬物相渾淪者而言也吾嘗曰未有吾身先有天地未有天地先有吾心吾心吾心此道也豈惟吾哉人莫不有是心心莫不有是道知此謂之知道得此謂之得道然則道何自而知何從而得哉吾

將欲言而忘其所欲言也余嘗於洒掃之暇隱几神遊遡仰先天混成之道寂寥無朕獨立周行化化生生今古不忒是宜可爲天下母也老聖謙辭謂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爲之名曰大此一節摹寫道妙若可即席而語首章言無名天地之始演至此而漏泄春風有不容閟者矣大曰逝逝往也逝曰遠遠而無所至極也遠曰返返復也復則可以見天地之心矣此道之盈虛消息如環無端先乎天地莫知其始

後乎天地莫見其終故以道觀天地則見道大以天地觀帝王則見天地大以帝王觀人民則見帝王大六雖然究其端倪四者之大莫不均圍大虛之域法則也人能仰觀俯察近取遠求由地而知天知道知自然取以爲法內而正心誠意外而脩齊治平以至功成身退入聖超凡歿身不殆是則可與此道同久也已噫焉得知自然者而與之言哉惟知自然者則可與言道也王亦大一作人言王則人在焉今從王尊

君也

經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躁則失君

原旨曰天下之理至靜能制輕靜能制躁自然之道也曰重曰靜根本也君主也曰輕曰躁枝葉也臣民也根者重則枝葉茂君者靜則臣民安吾討其天下之必歸往四海之必清平矣是以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以超然君子士之知道者

也惟君子而知此道故行不離輜重燕處則超然見其行不失重居不失靜也柰何萬乘而以身輕天下嘆三代之昏主反有不如君子之知道而能守重靜者也若桀紂可謂身輕天下者矣伊尹五就而不能用微子抱祭器而歸周輕則失臣也禹湯建久長之業卒以其昏主暴虐而亡躁則失君也有國有家者可不戒哉

經曰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

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知大迷是謂要妙

原旨曰善有慈柔之善有至當之善人能達夫至當之善則無所不當無所不善矣善行善言善計善閉善結在理者皆處之以至當之善也無轍迹無瑕讁不用籌策無關鍵而不可開無繩約而不可解在物者則自無可窺之隙也是以聖人救人救

物常以吾善故不棄於人物矣是謂襲明襲明者行其所至當不為其所不當也故善人者則可以為不善人之師也不善人者乃可以為善人之資也師本以善教人者也一有以教人為師我之心則不貴矣故孟子患為人師資本以善用人者也一有以用人為資我之心則失愛矣故君子不以其養人者害於人是以不貴其師不愛其資也不以人之師我者為貴不以人之資我者為愛以世俗觀之雖若知之大

迷以道觀之是謂要妙也

經曰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大制不割

原旨曰嬰兒吾身之妙體無極天地萬物之妙體樸道之妙體也知吾身之妙體則守雌而無爭雄之心故能爲天下谿爲天

下谿喻海也海無不容乃見吾之常德不
離於吾身之妙體復歸於嬰兒也知天地
萬物之妙體則守黑而無暴白之心故能
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喻抱一也一能合衆
乃見吾之常德不差忒於天地萬物之妙
體復歸於無極也知道之妙體則守辱而
無貪榮之心守辱守低下也故能爲天下
谷爲天下谷喻胷坎淵深是爲無底之谷
一陽初動元氣之根在焉此吾之常德乃
足於道之妙體而復歸於樸也樸散則形

而下之器有天下神器者在聖人用之則爲官之長故能大制天下不致有傷割之損

經曰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原旨曰聖人居寳位而長天下猶大海之轄百川當聽其朝宗歸往可也一有累之之心則百川涸而朝宗歸往者絶海之竭

可立而待也居實位而有將欲取天下之心而爲之聚斂者不異海之涸百川而絕朝宗歸往者乎吾見其不得已明矣天下神器乃帝王之寶位民生係焉不可以智爲不可以力執爲者敗之執者失之矣故

物或行或隨或呴或吹或强或羸或載或隳所謂物者即前所謂神器也乃天下之所共賴不可視爲已物隨行遷徙也呴吹譽毀也强羸盛衰也載隳安危也或之云者天道靡常民若可畏是以聖人知安必

有危而去其甚知盛必有衰而去其奢知
譽必有毀而去其泰
經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
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
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
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强物
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巳
原旨曰人主之有天下以其有土地之故
有土地斯有社稷有社稷斯有人民社稷
人民天下之神器也上章以之勸人主以

道此章以其餘旨戒人臣以兵於戲老聖之用心至矣乃至不忘天下此其所以為百世師也天道好生惡殺虧盈益謙貴慈柔不貴強梁慈柔則生強梁則死理之所必至故君子不得已而為天下蒼生一出

必以道為人主佐保社稷安人民決不以兵強天下為社稷傾人民毒也況兵無常勝其事好還敗亦隨之可不戒乎使為人臣而不能佐主以道肆行不恤黷武貪功謀動干戈於邦內以土地故糜爛其民以

戰民不堪命不死於兵則避而去之兵强
之禍天下如此師之所處畊耨既廢荊棘
生焉興師百里百里之害興師千里千里
之害大軍既興之後不待水旱作而年已
凶矣豈人臣之善道哉善者果而已不敢
以取强則宜審所取舍也觀孔子以俎豆
對靈公之問陳則知兵不足言以去兵答
子貢之問政則知兵乃可去噫嘻孔聖憂
天下之心又何異於老聖乎果而勿矜勿
伐勿驕果而不得已言天理之所在如吾

之所說者是皆知其必不得已而須如此行方是果而勿强之道也物壯則老人臣位極身不知退尚以舞兵弄權爲事極則危矣是之謂不知道不道早已而況弓藏犬烹只足以自速其顛隮也尚何望佐人主而致國治而天 下平乎聞之者足以戒

經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 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

○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原旨曰弧矢威天下其來久矣然則天下盜弧矢以侮天子古已不少兵可不愼乎

兵者殺人之器而曰佳兵必有樂殺人者矣不祥之器凶器也前言神器此言凶器或以神或以凶則物或惡之豈有有天下而可使物有惡之之心乎故有道者不處此承上章餘旨爲人臣好用兵者戒也當

天下無事之時君子在位貴在于左及其有事用兵之際貴在右矣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當必以恬淡爲上恬淡云者王者之師志在撫民不事俘馘而無詭譎之心故雖勝而不以爲美

若以爲美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如楚子玉之於城濮晉先穀之於邲皆主用兵而好戰者終不可以得志孟子告梁襄王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又曰天下莫不與也安有以殺人爲樂而能

得志於天下者哉左尊位右卑位吉事尚左爲可喜也凶事尚右爲可哀也偏將軍本卑以不專殺故處左居以尊位上將軍本尊以司殺柄故處右居以卑位正謂凶不可尚也噫當受命于將將在軍君令有

所不受於斯時也君之心當何如哉危矣故必以偏將軍處左防危之心可見也上將軍處右不祥之名可見也言以喪禮處之凶事可見也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是豈忍爲也哉非敵國侵

我下有弗靖不得巳而用之弗舉也先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經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
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天莫
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天亦將知
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
與江海

原旨曰道常無名無名故尊樸本無形無
形故大惟尊大而不處尊大故雖小天下
莫敢臣侯王若能體此無名之尊無形之

大守而勿失當不待誕告萬方而民物之衆將自賓服矣蓋王侯之於萬民天地之於萬物此感彼應同乎一理觀天地絪縕陰陽相合以降甘露無非中和所致夫莫之令而自均當知物初分靈布氣資始資生曾不煩一毫人力之爲也由道常無名而始制有名一物一理名亦既有功成事遂天亦將知止身退之道也古之人有得之者上爲皇而下爲王伏羲文王也伏羲得之而爲皇作先天六畫乾南坤北天地

定位始制有名皇道興焉迨文王得之王道大成名亦既有也而作後天八卦乾退西北坤退西南天亦將知止矣知止所以不殆退得其時又何危焉皇王之風於焉可見聖人隱括天地發明道樸爲侯王者告曲譬妙理可謂殆盡猶恐後世未喻其旨故又取其近者而言之曰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釋見前知其雄將欲取天下章

()經曰知人者知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

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

死而不亡者壽

原旨曰人死生亦大矣究其所以明而爲人幽而爲鬼神明則復爲人無古今無智愚一也然則有生之日窮通得失輪雲翻覆情隨事遷相與俯仰一世如造物之晦明變化舒慘靡常一日萬狀使無道以處之寧無造次顛沛者哉故必先知已知彼而後可以盡應世接物爲人之道而知生知死者也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知之云者

非知彼我之鄉黨親戚也非知彼我之功
名事業也知其心而已知人之心則事無
責備不其智乎知已之心則事無苟越不
其明乎勝人者有力人欲熾也自勝者强
天理明也知足者富內篤實也强行者有
志體剛健也不失其所者久得其中庸也
死而不亡者壽全體而歸也夫人之出處
安常脩短隨化不惟有可久之德可大之
業以壽斯世彼明而爲人幽則爲鬼神者
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眞有不亡

者在

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

原旨曰聖人愛養百姓不以功名自大體道故也天下載之而不重樂推而不猒雖不欲大不可也大道汎兮無往不在其可左右隨其所之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物得以生曾無辭謝功成不名有成所當成

何功之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生所當生愛養必至烏可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謙德至矣萬物歸之而不爲主可名於大無歸物之心物自歸之無大物之心物自大之道之爲道也若此是以聖人體道爲心愛養萬民雖有大功大德終不自以爲大故天下歸之自能成其大也吾終此章隱几默味游心上古乃見羲皇上人標枝野鹿大樸淳風懍懍猶在也

經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

○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原旨曰道大無外聖人則而象之以長天下四夷八蠻兼愛並養物無不均故天下歸往焉往而不害來則安之安則平平則

泰矣古之人有行之者黃帝是也觀天之道執天之行故能垂衣裳而天下治然則奚爲治哉樂與餌過客止干戈之於叛寇猶樂餌之於過客客至則張樂餌以燕之過則止也當蚩尤之亂必誅干戈斯作炎

帝之歸必有兵斯可偃兵不可常樂亦不可常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始也必簡其畢也必巨兵其可不知戒乎道之爲言出乎口而淡乎其無味非樂餌比也如大象焉象無形故視之不足見象無聲故聽之不足聞聖人則而用之妙不可既

經曰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是謂微明柔弱勝剛强魚不可脫於淵國之
利器不可以示人
原旨曰晝夜明晦人物盛衰今古之不停
者以其有大造化流行于宇宙之間物有
不可得而逃之如春將溫冬必寒秋將涼

夏必熱迭運不易自然之理也造化何心
哉是故寒暑相推而歲功成焉將欲噏之
必固張之闔闢也將欲弱之必固强之損
益也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否泰也將欲奪
之必固與之生殺也是之謂大造化之微

而可明者然則柔弱勝剛強柔弱氣之爲物也物變則通剛強形之爲物也物壯則老知變通而不墮壯老則勝斯在我肯爲甚乎魚不可脫於淵魚民也淵國也水利器也利器貨食之謂淵有水則魚安國足貨食則民安水藏于淵則魚不脫去貨食藏于天下則民不脫去爲人君而長一國者可以聚斂之端示乎人哉知大造化之流行盈虛消息理有常度則會計之心自有不必容者況國之利用徧藏天下猶水

之冬涸春盈未嘗不足又何患焉

經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原旨曰道常無爲而無不爲道有當爲有不當爲之常理不爲其所不當爲而爲所當爲則春春而夏夏陰陽不忒不待言而四時行品物亨道一反常則沴氣乃作四時乖和品物傷矣君道亦然侯王若能體道之道而守君之當爲不爲君之所不當

爲則君君而臣臣厥分罔差君不言而百官正萬物將自化也社稷人民莫不各安厥分爲所當爲不爲其所不當爲矣帝德一愆異政乃起使君而盡君道臣而盡臣道上不凌下下不僭上天下曷敢有越厥志而不從王化者哉化而欲作是既化而又欲有他作之心也爲君之道當思彼胡爲而欲作必有啓之者矣當勿待彼作而亟求吾之所未當反其所當而鎮之以靜夫如是則必使人之意也消有不待以彰

厥罪而彼將自化也何敢復作哉是之謂吾將鎭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上慚厥德下畏厥威又當忘言恬若罔聞是之謂亦將不欲也不欲則以此而自靜天下將自正矣道之無爲而無不爲也若此世之人有必如塊然木石而後謂之無爲者則安得而無不爲哉非我所知也

道德玄經原旨卷之二